

和屠岸先生的一次因缘际会

□程树棟



2012年8月屠岸在山西壶口

从报纸上突然看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:著名诗人、出版家、翻译家屠岸先生于12月16日去世。读后甚为悲痛。我和屠岸先生相识相交40余年,对他的文品和学养,一直怀着深刻的敬意;特别是我在一个特殊年代,曾经和他有一段特殊的因缘际会,使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一步,在我人生长途中,成为常忆常新的一幕。

远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在黑龙江省边远地区富拉尔基的一个新建的工厂——第一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。这个工厂气势恢弘,员工众多,其规模之大,属全国第一。职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,不少技术人员从海外归来,职工们战天斗地、艰苦卓绝,在很短时间内,便建成了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,填补了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空白。火热的建设生活,激发了人们文学创作的灵感,纷纷拿起笔来,讴歌身边发生的创造者宏伟的业绩,作品屡见于全国报刊。由此工厂宣传部门还成立了业余文学创作小组,有领导地进行创作活动。我因为自幼酷爱文学,在此热烈的文学氛围感染下,也积极投入业余文学创作行列,因为较勤奋而小有成绩,发表了许多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,因而在工厂内外有了点名气,无形中成了小组的带头人。“文革”初期,也曾受到冲击,下放到车间进行劳动改造。

此后工厂的业余创作活动停顿了一段时间,到了70年代中期,邓小平同志重新理政,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了新的起色,工厂生产渐趋走向正规,而我们的文学创作小组也逐渐“还阳”了,一些新老成员又纷纷聚集起来,拿起笔来,报刊上又开始反复出现我们的名字。此种现象,引起刚刚复苏的文坛的注意,许多报刊纷纷来此组稿。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先生敏锐地看到这一点,就在1975年的夏天,亲自来到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进行组稿活动,和工厂的宣传部门商定:由全厂的业余作者创作一部反映工厂生活的文学作品。工厂的领导很重视这件事,经过认真研究,当即责成我负责完成此任务。

我和有关同志很快物色了10多位稍有创作基础的职工,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,大家各自选题,进行创作活动。由于大家的努力,工作进展很快,不久便创作出数十篇初稿,经过初步评阅,选择了10余篇短篇小说,汇集起来后,由我携带给进京,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审,由资深的责任编辑张木兰女士负责。特别令我感到意外的是,出版社还商请屠岸先生进行终审。屠岸先生是著名诗人、翻译家,文坛早负盛名,有他审稿,我们当然倍感荣幸。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,社里还决定由屠岸、张木兰二位编辑亲赴富拉尔基重机厂和作者们一同修改稿件,并且很快成行。

屠、张二位大编辑于1976年6月初抵达工厂。次日,便要我召集作者们听取他们的修改意见。有幸遇,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。二位编辑看

到这些在机床旁边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的一线生产工人作者,显得特别高兴。屠岸先生当即记下他们的姓名和作品名称,进行了诚恳的勉励。而作者们朴实的语言和诚恳的态度,也令屠岸非常满意。事后再由衷地对我说:“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。”

由于当时工厂系初建,生活条件很差,经过商讨,安排他们两人住在工厂简陋的招待所里。又因为我们地处边塞,供应较差,饮食上很为单调,每餐仅有苞米面窝窝头,喝的是大碴子粥,菜肴更是简单,仅有萝卜、白菜、土豆而已。但是他们两位老师却甘之如饴,毫无不满之色,我们都表示钦佩。

在帮助作者改稿期间,屠岸先生还对作者们的劳动岗位有着极大的兴趣。他经常下到车间、工地,观察他们的工作情景。他在旋转的机床旁边,兴致勃勃地察看工人操作的技艺,他来到炼钢炉前,用目镜观看烈焰滚滚的炉火,在水压机旁欣赏大钢锭被碾压成材的壮观,在实验室里观摩试管里各种形态的元素的变异,在绘图板旁体验设计者绘制的种种机器图形——他的足迹遍及全厂的各个角落,充分体察了劳动者的心情和体态,从而对作者的作品内涵有了深层次的了解,对作品的修改意见都十分贴切,大大加快了作品修改的进程。更为突出的是,密切了编辑和作者的感情。因此,全部作品的修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,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当时全国正掀起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高潮,但是,屠岸先生从未让作者联系“实际”,也不谈什么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和“三突出”的要求,而是处处强调从生活本色出发,写出自己真实的情感。因此,那一批作品里几乎看不到

当时作品中流行的“帮气”。

正在这个期间,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,死伤数十万人,我们那里也有强烈的震感,大家都有些胆战心惊。但是,对此消息,屠岸等同志却不为所动,照常工作,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的情绪。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,令我们这些作者们感动不已。

在富拉尔基工作两个多月,直到稿子完全改定之后,屠岸他们才动身回京,大家都对他们恋恋不舍,聚集起来一直把他们送上火车,列车开动之后,有的作者还追随着长长的路程,足见彼此相处中结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。

这部书稿终于在1976年底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。屠岸先生专意为之命名为《淬火集》,既有深刻的内涵,又有浓厚的工厂气息,获得普遍好评。特别值得庆幸的是,那时已经是粉碎“四人帮”普天同庆的好时光了。此书生逢其时,出版后受到社会热烈赞扬,我们工厂专门购置了一大批新书,发到车间、处室,职工们争相传阅,成为当年工厂职工生活中的一大亮点。

我为此和屠岸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在我奉调来京工作之后,我曾特意拜访了他,他向我提出了许多肯定的建议,我都努力记取了,并因此受益良多。此后,我们经常在各种集会上晤面,在愉快的交谈中他总是怀念在富拉尔基的那段难忘的时光,动情地念叨那些他结识的工人朋友。他是个十分念旧的大作家。

今天,他驾鹤西去,我充满悲痛心情,怀念我们非常的交往,怀念那段难忘的时光,我衷心地祝愿他在天堂中安息。 (图片由章燕提供)

11月17日晚上10点,屠老的女公子章燕教授给我发来一个微信:问我是否方便通电话。我预感到可能有不测风云。她来电说,她人在上海,第二天要赶回北京,因为老爷子病重,很可能是淋巴癌,有生命危险。我问她人在家里还是医院,她说在家里。我马上说,“我明天就到家里来”。

18日,我带着小女子昭一起去屠家。昭儿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,屠老和章燕就来家里看望了她。她打小就跟我去屠家,跟屠家老老少少都认识。屠老富于童心,一辈子关心翻译儿童文学,特别爱孩子。每次跟我见面,都要首先问昭的情况。因此,我要让昭赶快去探望屠岸老爷爷。

我们父女俩一进书房兼卧室,见屠老躺在他的小床上,已非常虚弱。昭跟他打招呼时,他强打起精神,想要爬起来,边爬边低声弱气地说:“啊,子昭来了,光明来了。”他试了几次,都没有成功爬起。我一直劝他别起来了,但他始终坚持。我跟章燕连忙过去,帮他起床,然后扶到沙发上坐下。我也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。自从1993年我开始成为他的弟子以来,我曾经上百次跟他这样面对面坐着,聊天谈事,海阔天空,如沐春风。他坚持坐在沙发上,而且背靠着椅子背,尽量坐正坐直,可能是为了保持优雅的姿势。这也是他的待客之道:与客人坐着对谈,客人告辞时,他必送出单元大门外。尽管病重体衰到这种程度,他还要坚守这份优雅和礼数。据说,10月31日,李青松带着几位朋友去看望他时,他也是坚持坐到了沙发上,而且还接受了采访。其实,那时他已经不适。而经过短短半个月,病情恶化到了如此程度。

看得出来,他虽然能如常坐着,却已没有精力像往常一样地讲话了。但我说话时,甚至孩子插话时,他都认真听着,有时还会微笑甚至微微点头,表示会或可。我主要是像往常一样向他汇报我的近况并表示歉意。在过去的24年里,我几乎从来没有长达近4个月没有去看望他的先例。屠岸老听着我的解释,没有说话,微笑着点了点头。以他一贯的对人的宽容和理解,他肯定在心里原谅了我,但我还是感到十分的愧疚。

他的外孙女霖霖始终手握着一把艾草,在他的小腿前扫来扫去,据老中医说,这也有治疗作用!我表示怀疑,而且烟挺大的,熏得我和章燕都觉得难受。但屠岸老微笑着看着霖霖在那儿呼扇着忙乎,还说挺好的,一副怡然享受儿孙孝顺的样子。

听章燕讲,大约一个月前,家里人就发现老先生少吃多睡,精神异常。章燕和宇平带他去瞧大夫,大夫说90多岁的老人都是吃得少睡得多,没多大关系,观察一段再说。过了一段,老爷子身上开始发痒,痒的面积大幅度高,眼睛上又长了个疙瘩。再去看眼科,没想到确定是淋巴癌。但是因为级别和年纪原因,老先生被拒住院了。我乍听到这原因的说辞,非常悲愤,差点要发个朋友圈:“偌大的北京城欠屠老一张床位。”但转念考虑到种种情形,尤其考虑到他本人一生奉守的通情达理、隐忍达观的信条,恐怕不会同意我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。另外,他的单位、子女等各方面都还在争取病床。遂作罢。

看病难,对于屠老而言,同样是个活生生的严重的现实问题。

那天章燕说,老爷子早上还吃了点流食,包括营养粉和牛奶。昭给他递苹果块时,他也吃了一点,旋即倒头昏睡了。过了几天,他已经基本上不吃不喝了,已完全起不了床了。亲友们都很着急甚至焦虑。但他自己倒是非常坦然。他费力地跟我说:“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,到最后要面临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”我说,“是啊,佛教的最高生命境界或者说人生真谛是四大皆空。您是早就参透了的。”由于前期到医院里去折腾几次,把他折腾得够呛,他有点厌烦上医院了。他是不想麻烦子女、亲朋,也不想麻烦自己了。他是想在自己家里任其自然地回到那个永恒的家——我们人在这个尘世数十年只是过客。

我11月29日到12月7日要出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,我怕他撑不到我回国的那一天,不能跟他见最后一面。24日我把私下里的这份担心对他和他的家人和盘托出。其实,宇平比我更着急。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适的病床,另一方面是屠老自己也不乐意住院。我每次去看他劝他最多的还是去医院,因为家里条件毕竟有限,而他是患了重病的,不是那种可以顺势而终的。

果然,27日,请到家里来做检查的医生说,病情危急,必须马上住院。于是,宇平他们急忙叫了救护车,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和平里医院。

28日上午,我在文学馆开了一半的会,就赶去医院看他,离开时跟他说:“现在到了医院,安心治疗吧。我得出趟国,请您等着我回来探望您。”他微微点头。

在国外时行程很紧,但我隔两天就会问章燕情况如何,她的回答越来越悲观,让我的心始终悬着。12月7号子夜我回到北京,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医院。一看我的老师已经面目全非:鼻子里既插着氧气管,又插着鼻饲管,手上打着吊瓶,还戴着生命指标监护器的终端。最让人难受的是:淋巴癌的症状在我临走前是局部显现,那时他已经全身(包括脸上)弥漫。之前我只了解到一般的癌症病人后期会非常疼痛,痛不欲生。我之前几次见他总是问他疼不疼,他都说不疼。我还以为上苍眷顾他。要知道,他年轻时登台演过戏,一辈子注重自己的形象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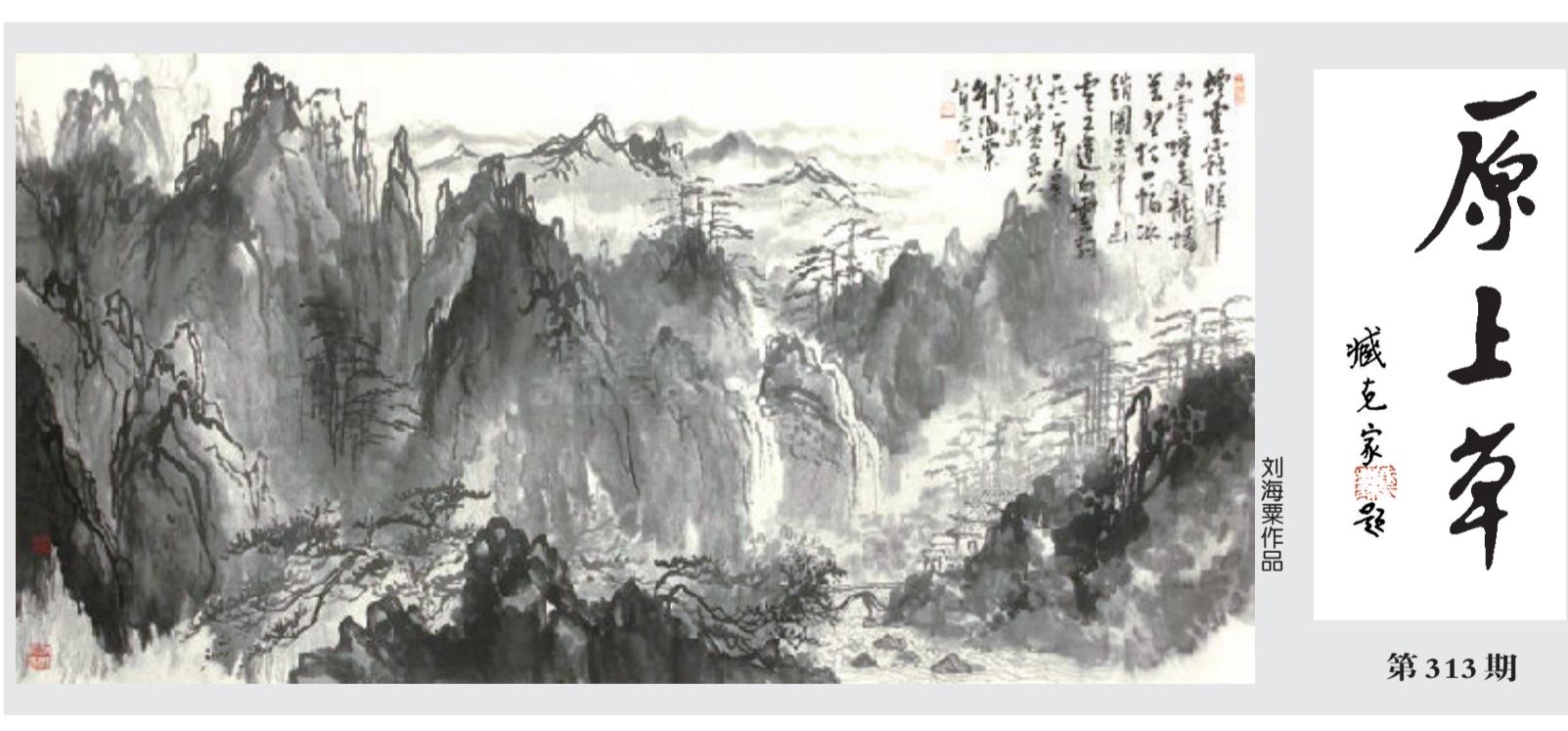
13日下午我在他病床前陪了两个多小时,他只说了两个词。一是翻身,我协助护士帮他轻轻地翻了一下。二是可怜,是用老家的吴方言说的,而且说了两遍。听得章燕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。为了缓和气氛,我马上说,“可怜”在我们老家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,并不一定表示情况严重。其实我内心清楚,屠岸老的病情已十分严重,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中国作协的领导非常重视他的病情和治疗,多方协调,请来了协和专家会诊。协和专家来看了也直摇头,说哪怕转到协和也没有良方,看来是回天乏术了。那天,他好几次伸手,跟我握手有几次,我感觉是因为他太难受,跟我握手,可能会减轻一点病痛。有时我觉得,他好像在嘱咐我以后要继续努力拼搏,给我加油鼓劲。

15日中午我给章燕打电话问情况如何。她高兴地说,由于输了血浆和白蛋白,用了增压药,屠岸老状况不错,开口说话了,而且要听他一辈子最迷恋的贝多芬的音乐,还主动要女儿给他理发、剪指甲。我心里轻松了一点,想着等周六两个会结束之后再去看他。

没曾想,那是所谓的回光返照。周六下午我们的会还没有结束,他就于下午5点钟驾鹤归去。我为自己前一天的愚笨懒惰没有能去看他最后一眼,而万分愧悔!

屠岸先生的最后时光

北塔



广告

漢文

獨特
精致
經典
二〇一八年第一期
目錄

人物·胡竹峰专栏	记钟叔河先生(特写) 胡竹峰
鬼鱼作品	鬼鱼(短篇小说) 鬼 鱼
深隧(短篇小说)	鬼鱼(短篇小说) 鬼 鱼
虚构世界里的鸡零狗碎与习焉不察(创作谈)	鬼 鱼
小说家	
乌有巷8号(短篇小说) 高晓枫	
灰猫(短篇小说) 孙鹏飞	
梯与窗(短篇小说) 陈国华	
风车(短篇小说) 王晨颖	
昆明作家研究	
我们的文学——昆明作家谈昆明作家	
滇池诗刊	
诗手册	
雷平阳的诗 雷平阳	
“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”(访谈) 雷平阳	
一意孤行的写作者(评论) 霍俊明	
散文	
色与空手记D部(散文) 海 男	
与死神擦肩的七个小时(散文) 李国豪	
村庄·赶马郎(散文) 黄光清	
陈鹏九的果园(散文) 雅 兰	
内文插图	
王光林	
封二、三 王光林纸本水墨	

地址: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市级行政中心7号楼北楼市文联
邮编:650500,邮发代号:64-9,电话:0871-63313659/63376805
滇池文学网:www.dchwx.com,电子邮箱:dianchiyik@163.com

本刊法律顾问:云南永天律师事务所葛永坤律师

廣西文字	2017年12期目录
小说	
特约头条	
周末/风不撒谎(中篇小说)	
短篇精制	
初日春/蜡梅花开	
蔡晓霓/世间	
诗歌	
诗群绿风	
多木/回乡记(组诗)	
何范赋/何范赋的诗	
蓝瑞轩/站在群山之巅(外一首)	
特别策划·重返故乡	
陈谦/回到出发的地方	
散文	
散文新观察	
田鑫/城市意象	
刘军/散文新观察之田鑫篇	

地址:广西省南宁市建政路28号
邮编:530023
国际标准刊号:ISSN 1002 - 7629
国内统一刊号:CN 45 - 1045/I
国外代号:M6169
国内代号:48 - 5
定价:6.00元

中華文学选刊

2018年第一期
主编阅读
实力阅读
作家记事
作家行走
读大作家
锐阅读
潮阅读
八方阅读
有价值的文学阅读
主办: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
地址: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:010-65255349
邮发代号:82-497 定价:15.00元/月

好看长篇	轶闻新说 梁深义

<tbl_r cells="2" ix="3